

建水夜色

□ 陈应松

山水吟

建水的夜色，被斑斓的灯光和清风包裹，清风中有滇南初冬泱泱沧海的暖意，风吹散了一切。这座完整古老的城池，完整得像是时光倒流，重回了建城之初的一千多年前，唐，或者宋，都不重要，风吹走了无情的时间，留下了永远也吹不走的人，人们心怀古意，感恩生活。在悠悠古风中，在宅屋的脊影和院墙，在石板路规整的平坦中，在阒寂的夜空，城中灯火笼罩的每一个角落，在街巷神秘的大宅院落里，建水古城以蓬勃的活力，点燃当下滋味浓烈的烟火。一瓮熏酒，盛满在无边夜色深处。许多人聚集在小巷的烤炉边，烤着这里有名的建水豆腐，再点上一个个小小的汽锅鸡。街道很宽，很平，石头很老，很亮，就像月光铺在上面，闪烁着遥远的神秘和深沉。空气温润，秋风微凉，海拔正好。

建水的美像是一种未经过时间摧残的美，没有那种历经沧桑的老态。在这里，不需要怀旧，因为一切都似还在梦中往昔，只有灯火和呼吸是今天。幽深的小巷里，红灯笼在摇晃着，那里的灯也是古韵。也许一百年，两百年，一千年前的街道就是如此，建水人幸福地生活了一千年。很多古风和呼吸是今天。幽深的小巷里，红灯笼在摇晃着，那里的人朝着各自的路，走到这里，拥抱古代，并愿意像古人活着，至少在今晚。

凌雪茶花分外香

□ 赵启喜

风物记

隆冬的早上，银霜铺砌着层山叠峦，阳光洒照在厚厚的积雪上。我和文友们登上白云山，踽踽前行。白云山，在宜昌点军区、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夷陵区三地交界处，为古代川蜀古道中的一座必经之山。

翻过一座山风，一股股幽香扑鼻而来，只见“烈火”团团，“红云”片片，寒风拂过，更是万头攒动，好不壮观，好一片热闹的景象。“哇，那是什么花呀？多美啊！”文友惊叹。“山茶花，是山茶花。”我欢呼。“好壮美的山茶花呀。”众人啧啧称赞。

是呀，气温是零摄氏度以下了，山崖在这样一片荆棘丛生的灌木林中，开出了绚丽的花朵。那些仰着的头的花朵，像一张张绽开了的笑脸，大朵大朵的，绣球一样，竞相怒放，犹如一片燃烧的火焰，又像漫天的红霞。酷冷的冬天，有这么一片夺目的花色，让人看了，心跳就不由得加快了许多！

记忆中，山茶花与我四季相伴，扎根山野，生生不息，每到冬雪深处，不期自开。山茶花，她既有“雪里开花到春晚，世间耐久孰如君？”的风骨，也有“花繁艳红，深宵晓霞”的鲜艳，更有“枝头万朵齐争艳，残雪烧红半个天”的似火热情和盎然生机。大文豪苏轼曾赋诗：“山茶相对阿谁栽，细雨无人我独来。说似与君君不会，烂

流年里的糍粑香

□ 缪海云

“秋叶落，糯米香，窝在炕上烙粑粑。”这句民谣萦绕在脑海几十年，不曾忘却。又逢寒冬，冷风敲打，透过窗，远眺逐渐凋零的树丛，又到了窝在炕上烙粑粑的季节，又仿佛看见灯下母亲忙碌的背影。过了初冬，巷子里到处飘着香甜的稻米香，家家户户都吃上了当年的新糯米。说了别不信，在我们小时候，鼻子都特别的灵敏，哪家如果冒香气了，一准就能精确嗅到根源的来处。

糯米，在我们这个地区，可能是产量少的缘故，尤其显得珍贵。住在镇上的我们，一看见街边道上小商贩烙得金黄金黄的糍粑，就馋得直流口水。

好在母亲的娘家在乡下，有舅舅们的支援，每逢寒冬将至，舅舅们就会陆续送来几袋大米给我们，其中，总有一条皮袋糯米。可别小看这袋糯米，它在母亲手里可以制出很多种好吃的美食，如炒米花、汤圆、糍粑、米酒等，我最喜欢的要数母亲做的糍粑。

母亲是个开朗好客的女人，每逢舅舅把糯米送来，母亲当晚就泡上一盆子糯米。第二天上午，就把糯米沥水，放在蒸笼里蒸熟，蒸熟后的糯米晶莹剔透，喷香喷香的。这时候，母亲就会用手搓几个简易的饭团递给我与哥哥解馋。

擅长把持生活的母亲，从陶罐子里掏出储存的红辣椒，用清水洗净，再用毛巾擦干，与菜园里摘来的小香葱一起混合切碎，然后放碗里备用。

趁糯米还是热乎的，母亲就用擀面棍不断地敲捣大盆里的糯米，敲捣了大约把把钟，再把碗里的红辣椒、香葱、味精、盐一起放入搅拌，瞬间大盆里的

度过了漫长的时间，而人和门槛没有。被称为“滇南大观园”的朱家花园门前，小孩们在玩着滑板车，并不关心这个深宅大院里曾经发生过的暴富与衰落。一条超级微型的小狗，在光滑的路面上跳跃着，超级狭窄的小巷中，有丰富的小吃，草芽米线、草芽炒肉、暴打果茶，浓香的云南小粒咖啡、炸洋芋、玫瑰木瓜、烤豆腐、汽锅鸡，建水所有的特色小吃，在幽深的小巷里，在微小的霓虹灯下，静静等待着食客，宛若一场千年前的饭局与约会。

我特别要提到草芽，在建水的几天，我每餐都会遭遇到草芽的美食，我徜徉在建水夜晚的街头时，到处是草芽的清香，我在建水空气湿润的大街上，想着家乡的这种植物。我的家乡是水乡，水上遍布这种草芽，它其实就是香蒲，一种水生植物，可是，湖北水乡，偶尔会拿它当菜吃，这东西太多了，而水中可吃的东西也太多，这种植物因为太多太贱，基本上不上了餐桌。但在滇南，各种饮食中，都会放这种东西，还给了它一个美好的名字草芽，仿佛菜肴里面，面食里面，不加点草芽，就缺少点什么。草芽的水腥味是新鲜食材的标志，而且色泽乳白，口感脆嫩清甜，建水草芽被称为“滇南人的水中珍珠”。

古树，古街，古巷，古人，人们平缓地行走在古老的街道上，心中古意袅袅。没有喧嚣，没有焦躁，没有太多的惊喜，也没有太多的悲戚。仿佛一切尘埃落定，人们朝着各自的路，走到这里，拥抱古代，并愿意像古人活着，至少在今晚。

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它曾是临安府的所在地，府治的范围包括安南，即现在的越南，它当然大气，它是一个府署大衙门，曾是滇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明清时期共历经一百八十四任知府。我喜欢看老人闲坐，在府署门口的花坛上，接着，我似乎听到了“云南提督学政考棚”门口传来的锣鼓声，当当咚咚。那组雕塑中的人活了，有人高兴，骑着高头大马，披红挂彩，宣告他考试中了，然后有资格到昆明去参加乡试，合格后成为举人；有人哭泣——这当然也是考棚旁的一组雕像，多年的寒窗苦读，悬梁刺股成为一场空。因为秀才才是第一关，未取者有录科、录遗两次补考机会。秀才同样也享有一些特权，比如取中秀才后，便代表有了功名，在地方上受到尊重，可以免除差徭，见知县时不用下跪，知县不可随意对其用刑，遇公事可禀见知县等等。连秀才都没中，那就在城里的小巷吃下一碗草芽米线吧，然后重振精神，投入下一次的补考。毕竟生活是美好的，错过了一次人生飞跃的机会，但不能错过建水炭烤豆腐和草芽米线的香味，不能错过一壶老酒。

碗窑村的紫陶街上，比古城中心更加热闹，依然是建水烤豆腐、草芽米线、汽锅鸡。碗窑村就是紫陶村，历史上这里的人以制陶为业，旁

边便是绵亘数里的古窑遗址。建水紫陶与江苏宜兴陶、广西钦州坭兴陶、四川荣昌陶一起被国家命名为“中国四大名陶”。我想买点陶器，却误入了烟火鼎盛的美食大街。

上百家紫陶店，售卖着大大小小、造型各异的紫陶，那些紫陶大缸大坛便宜，小壶小碗也不贵，茶具、花瓶、笔筒、印盒、烛台、汽锅、烟斗、文房四宝。大量的汽锅，大量的茶具，大量的餐具，大量的花瓶，大坛小罐，大盆小盅。说是紫陶，有的陶是全黑色，有的是全白色，雕刻有各种图案，形制多样，色彩斑斓。更多的是酒吧、豆腐摊，这里夜晚的灵魂是躁动的，是从古城里溢出的时尚部分，是另一种梦幻。因为毗邻越南和老挝，外国商贩也来到紫陶街摆地摊，异国风情的服饰、首饰、手工艺品，让我们体验到一千多年前的临安府管辖的城地。

我买了两个黑色的陶罐，上刻有抽象的莲花，是一个年轻的制陶工匠所做，陶罐细腻，盖与罐严丝合缝，造型十分古雅。我余兴未尽，又挑选了两个稍高的茶罐，作为在建水夜色中流连的纪念。我在这近乎晕眩的光影里浮游，市声分外响亮，绣球河映照这繁华古老、窑火正旺的夜晚，像一条蜿蜒的绸缎。我感觉到自己就像这河水一样缓缓流淌着，被灯火烫着恍惚的思绪，世事的兴衰更迭，时光的热闹寂寞，谁又知今夕何年？

有一种永远的生活叫建水生活，有一种永远的夜色叫建水夜色。



《瓶梅图》(中国画) 吴燕军 作

马年原创春联一组

□ 黄金辉

金蛇献瑞灵珠亮，
骏马扬鬃大道长。

舞雪回风融暖意，
寻梅访友沐春光。

千树红梅蛇化蕊，
万条绿柳马加鞭。

曾经斗蛇蛇行路，
再创人欢马跃春。

彤红喜自心中出，
嫩绿春从手上回。

捕蛇者说已成往事，
倚马之才即出民家。

绿柳舞长鞭，春催骏马；
红联扬喜气，笔走龙蛇。

长城贯古今，铮铮傲骨；
大野泽南北，浩浩春风。

笔走龙蛇，书成荆楚辉煌赋；
心飞骥骤，谱就神州嘹亮歌。

活水一湾，能辨晴光鱼最早；
柔丝万缕，得知春讯柳当先。

腊八节的晚餐

□ 王征珂

腊月的第八日
萝卜烧腊肉
冬瓜炖土鸡

熏煮了头堰河边的黄昏
这个吉庆的黄昏
有人心跳，像醉蝶花配红
有人心腹，像小火炉发烫

一首乡土年诗

□ 熊明修

灶台舔着锅底，打个喷嚏
肉香泼上春联，油星闪亮
父亲说年是只老母鸡
蹲在腊月的草垛里下蛋
鸡叫犬吠时，二楞子骑驴回村
钱包塞给老婆，说是城里的外快

母亲纳鞋底，赶做年鞋
针脚扎出星光，密密缝紧
别让年味从门缝里溜了
堂屋墙上的祖先也等着
春晚的第一声开场

三婶贴完喜字，低头数红包
恭喜语都在红纸里，厚厚一叠

我问月亮为啥不减肥
她说正攒着脂肪
好滚元宵的汤圆
爆竹蹦跶两下，自称摇滚歌手
土地惹得发慌

离家的孩子莫忘了年事
年嘛，就是一场集体摆富
爷爷笑出满脸皱纹——
像存折，也像一封
好吃的麻糖

木兰花慢·红梅

□ 陈永和

篱边梅蕊放，染胭脂，醉人心。正艳若昭君，寒波秀，芳景如屏。幽岑。暗渡紫襟，乍凝眸疑是玉壶冰。风剪繁枝皎蕊，陌头竟赏孤贞。

惜情。唯恐惊扰。花钿口，冷透窗。任雪欺霜压，冰心自守，傲骨难侵。欣怡。尘嚣不染，衬托楼台明净气清。待得明朝雪霁，再拂静溢芳林。

一部蕴含丰富的长篇佳作

——读叶梅小说《神女》

□ 星华

文艺谈

近日读到湖北籍著名作家叶梅的长篇小说《神女》，全书30多万字，一口气读下来，觉得不仅精彩纷呈，且回味无穷。

先说角色之丰富。《神女》一书中的角色，主角配角，男人女人，好人坏人，凡人神人，老人小孩，小百姓大官员，中国人外国人，多达数十人，各色人等，粉黛登场，一个个刻画得生动形象，个性鲜明，仿佛就在眼前——闪现。这些角色，随着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多条线索齐头并进，让读者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他们的喜怒哀乐，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对主要人物的描写浓墨重彩，如凤娘的美丽、善良、能干、神奇，表现得淋漓尽致，蛟龙般的凶猛、刚强、身如蛟龙、敢于担当，看得人血脉喷张；次要人物的衬托辅助各得其所，父亲覃九河、大哥二哥等人物举手投足有板有眼，正大光明。尤局长、赖老板等反面角色，阴谋狡诈，利令智昏的丑恶嘴脸跃然纸上。还有神父、英国水手等都具有独特的个性，并切合各自身份，没有一点牵强和突兀之感。

再看情感之丰富。整部小说饱含对乡情、爱情、亲情、友情等方面的情感表达，细腻真切，格外打动人心。作者叶梅出生于湖北巴东，从小说中可以强烈感受到她对家乡炽热而深沉的爱。书中浓郁的三峡情扑面而来，多处描写三峡壮美的景色，巴蜀地区朴实勤劳的民俗民风，笔下生花。激流险滩、崇山峻岭、小县城、吊脚楼、纤夫影……让熟悉三峡的人感同身受，不熟悉的人则心生向往。

主要人物覃义蛟和凤娘的爱情纯洁美好，动人心魄。当我读到凤娘劝慰绣儿的那段话，不由深深感动，懂得了真正爱一个人是希望他过得更好，而不是一定要和自己过得更好。《神女》一

□ 王建生

秦巴山腹地的竹山县有个登爽亭，不仅名字好听，还充满喜与乐。

单看长相，“登爽亭”其貌不扬，六柱三层，琉璃瓦顶；如果不是翘角上悬挂几盏灯笼，增添些许富丽堂皇之气，其特征可用一个

“简”字概括。然而，简朴并非简单。小亭落地于形胜——古时上庸国旧址，如今竹山县新城；四周有秦巴山拱卫，远方受神农顶泽庇；堵河从脚下流过，三环九绕，通江达海。所以，星移斗转800年，小亭以诗文作柱，活成了历史，也活成了精怪。

查询“登爽亭”的来历，第一篇必读之文便是《瑞麦记》。其作者为宋人郑延年，作于宋宁宗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时任竹山县知县。那年春季，正值小麦拔节抽穗时节，天不作美，数日无雨。知县郑延年为民所急，率同僚设祭台于霍山之上，焚香祭天，行三跪九叩之大礼。不出三日，甘霖喜降，田野禾苗重获生机。四日既望，一李姓农家麦地长出两支异麦：一株为“一茎两歧”，另一株居然“五穗”。奇事如风，瞬间传遍十里八乡，农家父老惊得伸长了舌头：“天耶，祥瑞啊！”也就在这一年，大麦田小麦地连片丰收，“兆不虚矣”！郑延年喜得几天睡不着觉。《后汉书》记载：汉光武帝时期，渔阳太守张堪励精图治，率百姓开荒种粮。那一年，庄稼大丰收，还出现“麦秀两歧”（一禾长两穗）的祥瑞麦穗。当地百姓做民谣歌颂太守张堪，歌曰：“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君为政，乐不可支。”想起古人“以麦两歧兴歌”的典故，郑延年索性穿衣起床，磨墨挥毫，写下《瑞麦记》一文。接着，又亲题“喜丰亭”匾额，命人悬挂于县治东侧刚落成的亭内。

“古者有喜，则以物名，示不忘也”（见苏轼《喜雨亭记》）。宋时，江南地方修亭作记之风盛行。“喜丰亭”与同时期的“醉翁亭”“喜雨亭”原本异曲同工，作为充当记载州官县令“乐”与“喜”的大物件。然则，三亭所处位置不同，而人物、太守与县令、亭所修、苏轼与郑延年，地位有别，三人所作之文也存在差异。因而，原本是一般模样的小亭活生生地被分出三六九等，“登爽亭”只能自愧不如。

为此，一代又一代的竹山人如鲛人在喉，接续为“喜丰亭”鸣不平。将“登爽亭”与“醉翁亭”相提并论的第一人是元代的周仁。他作文《重修登爽亭记》，曰：“昔滁有欧阳公，而醉翁亭相

书对于情感的呈现类型多样，不拘一格，有的牵肠挂肚，有的朦朦胧胧，有的大胆表白，有的欲说还休，不同情形不同场景的不同表达，让人读来有时心驰神往，有时忍不住一声叹息。

此外，覃家老小一家人的亲情展现得十分饱满，父辈子孙之间、兄弟之间、父母之间、表亲之间，都有情感的交流与碰撞，使得作品的情感表达更立体。

义，是此书立意的一大特色。《神女》以中国抗战时期为时代背景，通过小人物切入大主题，因此从家庭情义到国家大义，如何抉择，如何奉献，如何舍生取义，都有诸多笔墨，让读者从这些小人物身上感受到伟大民族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内在基因。书名含“神”，不单纯是为演绎神话，与三峡神女的传说相呼应，而更多是要传导平凡人在经历不平凡的战斗之后，在精神上境界上对“神”的意的靠近。其大义，令人荡气回肠，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人和神是一体的，即对和平、美好的永恒追求，这或许正是作者希望表达的一个隐藏的意象。

尤其高明的是，由人到神的转变是建立在真实之上的。《神女》中的人物、故事、景色、风俗、语言等所有表现，都有来处，可信可及，让读者感觉就是现实中的人，就是实际发生的事。书中对石牌岭大战，以及战略物资、文物古董的抢运等都有史可考，令人信服。

在我看来，《神女》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既来源于真实，又超越了真实。我相信，凡是看过这部小说的读者，应该都会有这样的感受，作者对故事地点的生活挖掘、历史追踪、风俗习惯等都下了极深的功夫，才得以有如此真实而完美的呈现。

作家叶梅以多年积累的深厚功底，写就洋洋洒洒数十万字的精心之作，填补了三峡抗战长篇小说的空白。通过这个作品，让更多人懂得了国与家、时代与个人、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和选择，我们从来不是身在其外，而是身在其中。

登亭之爽

传至今，地以人重。”近代学者王一军教授则在《竹山登爽亭考》一文中引经据典，不仅认定“登爽亭”堪与“醉翁亭”“喜雨亭”为宋代“姊妹亭”，而且疾呼：“理应让这一座历史悠久的庸乡古亭重现昔日的光彩”。

如果问：古今之人，或修葺小亭，或作文以记，一茬连着一茬。他们如此钟情小亭，除了“让古亭重现昔日光彩”之外，还意欲何为？登亭之爽，爽自何来？

诸如此类问题，竹山历代官吏均写下了不尽相同的答卷。譬如，宋绍兴壬午年间，竹山知县姚叔勉留下的“登临宴乐襟怀爽”诗句——此句为“登爽亭”名字的由来。公正地讲，“登临宴乐”，客观真实，但不完全，起码有悖于后任知县郑延年“乐民间之丰年”的初衷。还有，元代周仁的《重修登爽亭记》记载，1346年，知县塔失不花捐资重建“登爽亭”。亭成之日，塔失不花“领僚友觞咏于间”，获得了“临爽鸣之故墟”和登“岱宗”的心得，如此豁达豪迈之光彩，比“登临宴乐”高出了好多倍。

可见，登亭之爽，爽在登亭人的胸襟与登亭时的心境。现代文人喻斌所著的《登爽亭记》，承《醉翁亭记》之文风，且古尚而不复古，把“登爽亭”的四周风光与四季美景一一道来，佳句连珠，诸如春天“桃花雨润”、夏天“荷风柳烟”，秋季“稻香鱼鲜”、冬季“瑞雪丰年”，等等，酣畅淋漓，充分证明爽在亭外。

“登爽亭”最近一次修葺，赶在2024年岁末完工。竹山人再一次刷新历史：城门、城墙整整如旧，木屋、长廊联袂落成。崇台之上，“登爽亭”中的“登爽亭”，亭亭玉立，似老者，更是新人。那一日，“登爽园”内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竹山的新年就在这里开始闹腾。

遗憾，我迟到了两个季节。一个周日的下午，秋风秋阳铺天盖地，游玩“登爽园”的人特别多，且九成来自竹山县城。广场上，长廊里，小方桌连片摆开，近两百把椅子座无虚席，大多玩的是扑克牌游戏。坐在最边沿的牌桌上的大爷，姓唐，主动与我们打招呼：“来，玩一把”。大爷好福气，年逾花甲，身板硬朗，说话如敲钟般地响亮。他月有养老金，年有医疗保险，“不愁日子过”。我问：“舒服哈？”他正甩出第四个，炸掉对方的对子老A，顾不上回答，得意地指了指那块横卧的大石头。斜阳中，“登爽园”三个大字深深地镌刻在石头上。我明白了大爷的意思——爽！

爽，登亭之爽，爽在亭外，有别于当年的永叔之醉，也超越了东坡之喜。